

岁月悠悠

冬天来得太快了，晶莹的玻璃杯亮晶晶的，滚烫的热水一浇，杯底的桂花丝猛地浮起又落下，袅袅的白烟模糊了空气，雾丝打着旋儿上升，我皱了皱鼻子，垂下眼帘，淡淡的桂花香，记忆中的他，好像也是这样。

或许是真的很久了吧，他的样貌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知道他很高很高，比天还高，一伸手便能碰到院前的桂花树，一双粗糙而厚实的大手轻轻托起我，他的肩膀不宽，却很舒适，跨坐在肩头，脚在胸前一点点，走过一段不长的石子路，延伸至天边尽头，赶上小贩收摊吃上一碗冒热气的小云吞，那是我离云最近的时候。

小时的白天好像更长些，长长的光晕泛着涟漪，他就喜欢坐在藤椅上搂着我讲故事，那时正值八、九岁，爱看些图书，读到一本有趣的便吵着要他看，他总会略略瞥一眼书名，紧紧眉，把那比砖头还沉的大方块塞进我怀里——《红楼梦》。“这才是好书。”他眼角微微上翘，眉梢带着我看不懂的愉悦，还有些洋洋自得，往往这时，他还会抿上一口茶，小咽一口，发出一声舒叹

——他总爱吃烫的。眉头舒了舒，骨头酥了似的，懒在藤椅上，绿意在竹叶上滋生，细碎的疏影斑斑驳驳，像是姗姗来迟的春三月，他在阴影中，又开始讲大道理，约莫是这个原因吧，我老在背后叫他“叽里咕噜”。

不仅如此，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养生专家。外婆做的桂花蜜饯是一等一的好，幼时嗜甜的我更是爱不释手，用木勺舀起满满的闪着彩虹色的糖浆，塞入口中——我不爱泡水。满满的幸福感。可他每次见了都要轻呼我的大名，揪揪我的耳朵，那一连串的大道理听得我云里雾里，那窜起来的幸福小人偷偷缩了回去，只留下一具空壳与他对话——我那时曾想赠他一个“唐僧”的称号，可惜胆大心粗，目标谨慎，接受了一个小时何为尊重的思想教育后，不了了之，无疾而终。切，叽里咕噜。

他不光话多，还自诩是个唯物主义者，每逢外公外婆到庙里拜佛烧香以求健康安乐，新年好光景，他都躲在家里，任凭他姐——也就是我外婆，怎么喊都不去，嘴里还念叨着封建思想的弊端，妄图反客为主，劝导外婆悬

崖勒马，外婆哪不知叽里咕噜的性子，锁上家门，为他多上了一炷香，以求宽恕。

可能是天气太冷，把青烟截断了，上天并没有收到这份道歉吧，又或许是他太过相信现实了，当一个人过于肯定一件事时，现实总会给他当头一棒。那天雨下得很大，一颗颗雨珠砸在地上，也把这个家砸的晕头转向。“不就是食道癌嘛，有什么，不是，要我说，东西还得是吃烫的，舒坦！”他笑着，眯了眯眼，紧抓着报告单的手微微颤抖，我从未觉得那双手如此脆弱，好像一碰就会不堪重负而碎裂。那一夜，他话格外多，我默默跟他到桂树下，听他滔滔不绝地讲故事，他讲的很碎，很乱，和以往挑我爱听的不同，他好像是要把自己所有拥有的都说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拉住他的衣袖，他反手紧扣住我的手，像抓着救命稻草似的，我从不知道他的力气如此之大哦，第一次意识到他长满老茧的手握人会生疼，他不愿看我的眼睛，却只是不停地说着，直到嗓子沙沙的，好像是说与我听，亦或是自言自语，良久，他开始猛的咳嗽起来，像

□陆安琪

要是呕出血来似的，我猛地挣开他的手，倒来一杯热水，“咣当”，玻璃杯一块块碎在地上，落了一地月光，清脆的声音像是暂停键，我从浑噩中惊醒过来，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始终没有在医院度过后半生，选择了保守治疗，他话还是很多，兴致上来了，讲个没完，或许是意识到自己没资格再管我的饮食，在我吃甜食时，也会要一口，过过嘴瘾，只是再也不碰热的茶水，我也在没听过他那舒服的轻叹声了。后来，知道自己大期将至，终究还是失了那份泰然，踏上这辈子从未走过的台阶，到了神庙里恭恭敬敬的上了几柱香，未知苦处，不信神佛。只是迟来的终究是无用的，过了没几日，他便走了。

岁月在小小的空间里折叠，翻开，同今秋一般淡淡流长，不知何时退去，时间同云海般拉长远走，只留我一人在原地徘徊。人在时，花不知开了多少次，人走后，花不知落了多少回。满枝吐玉，一树一树的花开，是思念在疯长，夜卧寒榻，挑灯离院，留茶飘香，扶桂轻嗅，清香在书页末尾描摹，末了一句；好久不见。

原创诗歌

冬日素描

□钟芳

枫叶红了

一树树一团团一簇簇的红叶  
总在霜降雪冻时节  
如约而至  
像点燃的火焰在山上蔓延  
从山脚到山顶  
一层一层地叠着  
燃烧着激情

温暖了在肃杀的季节里渐渐  
变冷的心灵  
如果没有漫山遍野的红叶  
落寞的冬天  
就缺少了一种特别动人的神韵

我静静地立在山谷湖畔  
望着满山的树叶已经变得  
万山红遍  
片片枫叶如花似梦  
美的撩人心魄  
疲惫没了  
喧嚣没了  
风儿吹过耳畔  
我心飞扬  
尽情体味着红叶的  
多情与缱绻  
迷离中萦绕着一股  
神秘的芬芳  
我的生命境界得以  
濡染的升华

芦花白了

初冬午后  
一个人挎着相机往渠湖边去  
找寻和观赏芦花  
矮的二三尺  
高的四五米  
长长的茎秆上布满了一丛丛  
如霜的芦花  
如鸡毛掸子似的随风飘摇  
它们历经了露霜的浸染  
反而精神劲儿更足了  
正生机勃勃

那坚挺的身骨  
或频频点头  
或波涛此起彼伏

四周很安静  
那大片全身似雪曼妙的芦羽  
正给北风吹过的田野增添了  
曼妙的意境  
也让我忍不住按动快门  
一次次定格  
恨不得把飘飘洒洒的芦花  
全装进小小的镜头  
把芦花飞舞间  
最美最艳的一幕  
永久地珍藏在我记忆的深处



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

篆刻作品

蔡仁根作

绘画作品

丁凤志作



笔随心缘

秋去冬来，百花凋谢，菊却逆行。

一盆盆，一丛丛，一片片，争奇斗艳，姹紫嫣红。长絮，短絮，平絮，卷絮，空心，实心，千姿百态的菊们，风情万种，美仑美奂。一个个如仙女下凡。是啊！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毫不例外，这些有幸登上大雅之堂的菊姐菊妹们，全是家菊花，无一不浸透园丁和主人辛勤的栽培与精心的呵护。捧在手里怕掉，含在嘴里怕化，服侍的像自己的孩子。

野菊花就不同了，似乎天生红颜薄命。她们的舞台，永远就是山坡草地、田边路旁、河滨渠畔。没有掌声、没有眷顾、更无人疼爱。孤零零的，冷清清的，生在荒郊野外。

不得不承认，与家菊花这些贵妇相比，野菊花像没爹没妈的

孩子，可怜的很。全身细胳膊细腿的，一株生出的十几杆茎，细如铁丝，而由茎分蘖分出的一篷枝杈，更似线样渺小。可是，她却能顶起一朵又一朵金灿灿的菊花，任凭风吹雨打，傲然挺立，傲霜斗寒，迎空怒放。

野菊花的花朵，如淑女的指甲盖样小巧玲珑，开起来极像天上的星星，小而密。整个形状如微雕的向日葵，颜色单一为金黄色，中心是圆圆的花芯，一层叶片呈舌形，围绕圆心向四周舒展开放。将菊轻轻伸到鼻尖，方才能嗅到淡淡清香。

虽小，野菊花她不卑不亢，不骄不惯。任你不理不睬，不闻不问。风霜雨雪，我心依旧，开得轰轰烈烈，活得潇潇洒洒。一株，只消一株。照样漂亮一片天地，依然美成一段风景。

野菊花，是花，更是宝。叶、花及全草入药。味苦、辛、凉。

可清热解毒，疏风散热，散瘀明目。小不点，大能量。中看又中用。谁敢藐视？

野菊丛生花朵黄，傲霜怒放发清香。野菊花，性格多像一条顶天立地的真汉子。甘于寂寞，安于无名。乐于平凡，忠于自然。没人服侍，无人喝彩。照样轰轰烈烈，漂漂亮亮，硬硬铮铮。菊花众多艳，独爱野菊香。

我外孙女，今年十三岁，已上五年级，活脱脱一朵家菊花。事无巨细，全要父母操心。虽说成绩不错，但自理能力太差。饭不会烧，地不会拖。时不时鸡飞狗跳的。我看了都累。

学校离家并不远，上学放学，一直都是大人电瓶车一如既往包带包送。前两天，看到邻居同学自己跑回家，外孙女心血来潮“野”了一回。嘻，别说，一路蹦蹦跳跳安全到家，孩子老开心啦，但把她父母吓得三魂掉了二

独爱野菊

□陈文祥

魂。我哭笑不得，至于吗？

作为过来人，我们小时候，也读书上学过，个个过的是野菊花日子。路，没现时平、桥，没现时稳。上学放学，从来没有家长接送的乡风。全是自个独来独往，哪怕，刮大风，下大雨。野来野去，个个散养惯了，不照样长大成人了。我就不明白，现在的孩子，为啥非要像养家菊花一样娇生惯养，整天哄着、宠着。野菊花不一样也有辉煌？

不经历风雨洗礼，苍鹰难以振翅高飞。有调查发现，中国51%的学生长期由家长整理生活和学习用品，72%的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离开父母就束手无策。这就是温室育苗的结果。好在“双减”来了，这正是野菊花的活法。是时候了，放放手，让孩子野一野，天不会塌下来。

瞧吧。野菊花照样开得很美，很艳，很香！